

血，总是热的

■王礼光

创作谈

展现心路,延伸阅读

常常有人问我,创作《一纸命令》系列作品的初衷。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腔热血。

这些年,部队发展很快,从装备的更新换代,到训练模式的创新变革,背后都是一茬茬热血军人的辛勤付出。

作为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我对其中不少细节,都保留着铭心刻骨的记忆,这让我无形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我的耳边似乎总萦绕着战车轰鸣、战机呼啸的声音,我的眼前不时浮现出战友们冲锋陷阵的身影。军人谋战胜战的一腔热血,促使我穷尽心力,去刻画那些战斗的场景,追溯热血的源脉。

战争极具不确定性。尽管已发生的战争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每一场战争因其背景不同、交战双方的军力各有差异,单一或者局部的战争并不能完全反映现代战争的全貌,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战争没有规律可循。

我曾在《一纸命令》中,讲述了主人

公在红旗旅的成长经历。作为《一纸命令》的续篇,《一纸命令II》聚焦前沿军事斗争,通过硝烟弥漫的演练场上合成营之间的比拼,努力呈现科学的练兵思维。书中,合成营之间的对抗,侧重体现指挥员的谋略素养;多军种联合作战演练,则侧重体现我军新时代的职能使命。我力图通过这些或近或远、或大或小的故事,反映部队微观的日常训练、官兵生活,以及宏观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合成营作为独立遂行任务的作战单元,其建设与发展几乎贯穿了书中的整个主线。我在书中以3名从中校营长中选拔出的红旗旅上校参谋长为样本,来探究制胜未来战场所需要的指挥人才。

军人瞩目的地方,是热血奔流的战场。我觉得优秀指战员的眼睛定要有两个“瞄准点”。首先是先进的军事理论。书中,海明军、张凌天、王春阳等人物,结合历史事件、经典战例、演练进程、国际国内时事,谈认知思维、作战理念、高科技的发展运用,以及新时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我努力通过他们的对话,探讨一些重要的军事理论问题。第二个“瞄准点”,是过硬的战术技术。书中,杨铭、王春雨、杨松等人物开展的战法运用、战斗精神培育、科技练兵,就是对实战化如何落地生根的呈现。

胜利之花,须由热血灌溉。战斗力建设最终要经过战场检验。制胜战场离不开精神和物质这两点。战斗精神对战场制胜有重要作用。人若没了骨气,再好的武器也无济于事。《一纸命令II》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描述。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军队始终是时代科技的集合体,历史上无数战例已经证明,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易于获得作战上的显著优势。

军人的热血,蕴含于民族的热血之中。与传统战争相比,现代战场信息化因素显著加强,战争形式有了巨大改变,保障模式也随之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一纸命令II》中虚构了一个智通公司,其无所不能的科技实力给人一种神秘感。我试图用它来展现蕴藏在民间的战争伟力。

《一纸命令II》在人物形象塑造时,除了大量展现他们硬朗的一面,也描摹了他们柔情的一面。他们在演练场上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回到生活里,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儿女情长。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勾勒出我心中多姿多彩的军旅图。

血,总是热的。演练场上,红旗旅合成一营以“向我开炮”的方式完成战斗使命。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对“蓝军”完全形成压倒性的合围之势。这种战斗精神,是我对中国军人壮烈气概的礼赞。有什么样的坐标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为了实现新时代我军担当的使命任务,哪怕前方满布艰险,相信每一名热血军人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春来读柳

■向贤彪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作为我国古代诗词歌赋里经常出现的植物,柳树这一意象成为传统文化中一道灿烂的风景。

历代许多诗人都爱柳。他们不仅写诗文赞柳,还亲手植柳。东晋陶渊明辟官归隐后,就与柳树为友。他在堂前栽下五棵鹅黄柳,自号“五柳先生”,还写下许多关于柳树的诗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明代袁敬所被陶渊明的为人和爱柳品格所感染,写诗赞道:“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儿点检门前柳,莫遣飞花过石头。”

唐代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时,努力兴利除弊,重视植树造林,还与百姓一道植树。一次植树活动后,柳宗元饶有风趣地写了一首《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把“种柳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些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的树,如今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历史见证。清末名将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

在河西走廊种柳26万株,人称“左公柳”。此事与他收复新疆的功绩相得益彰,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浚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不同于松柏的伟岸、高大形象,柳树常以柔美的身姿示人。尤其是垂柳,枝条迤迤,风致楚楚,让人心生爱怜。柳与“留”谐音,于是柳便成了古人送别诗词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灞陵折柳”至今让人觉得情意绵长。

然而柳树柔却不弱,通过对柳树内在精神品格的挖掘,人们赋予柳树更多的文化意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用松树与柳树来比喻团结群众;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这就是著名的“松柳之喻”。如今,历史烽烟早已散去。但对党员干部来说,“松柳之喻”的要求却不会过时。

千百年来,柳树以其千条绿丝、婀娜身姿装点大地,柳材因其用途广泛,造福人类。柳树被赋予的文化意蕴,更给人以情感愉悦和精神寄托。阳春三月,江南草长。转眼间,湖边垂柳已露新芽。这柔嫩却蓬勃的绿意让我触动,又是一年春回大地,又见满目生机。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读完纪新建的新作《大兴安岭深处》(湖南人民出版社),我不禁思绪万千。窗外,无数星光点点汇聚成璀璨星河。每个时代都有众多无名英雄。他们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悄然绽放自己的光华,共同谱写出辉煌的乐章。

冰与火往往被视为两个相对立的元素,然而在大兴安岭深处,却有一支冰与火之歌,一直在深情传唱:“半年雪封路,百里无人烟……看惯了我的林海,爱上我的奇乾”。从橄榄绿到火焰蓝,一代又一代消防指战员,在寂寞和寒风中,默默守护着祖国北疆的原始森林,把热血和青春洒在那片土地。

纪新建的作品《大兴安岭深处》,讲述了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奇乾中队的消防指战员忠诚守护大兴安岭的动人事迹。奇乾地处边境线旁,年平均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低气温达零下50多摄氏度,一年有4个多月大雪封山,冬季长达9个月。奇乾中队组建于1963年4月,由林务大队改编而成。林务大

冰火之间

——读纪新建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

■高求忠

队的前身,是参加过清山剿匪的解放军骑兵团。驻地人迹罕至,宛若林海深处的孤岛。指战员常年与大山为伍、与密林为伴、与寂寞抗争,守护着祖国北疆未被开发的95万公顷原始森林。

纪新建曾两次来到奇乾,了解消防指战员的工作与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采访了老中青三代消防指战员,写下他们的故事。他们对奇乾有深厚的感情,就算退伍了,离开了,依然想念奇乾。在采写过程中,纪新建把消防指战员当兄弟,也让指战员把他当兄弟。于是,在奇乾中队,就有许多队员愿意把藏在心底的话说给他听。“纪老师书中写了好几个指战员与自己女朋友、和自己家人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奇乾中队指导员王德朋说。

《大兴安岭深处》遵循严谨的纪实美学原则,真实再现历史情境和时代氛围,将一群年轻人在困难环境下的成长生动地呈现出来。森林消防与城市消防不一样,没有了城市里便捷的交通,在奇乾,老队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走到火场,走到火线边,就胜利一半了”“过去没有直升机的时候,只能徒步走向火场,负重20多公斤在林子里急

行军。第一次上火场,走了十多个小时才到。有时候路上还会碰到冰包。”在大兴安岭林区,地下暖泉外溢,遇寒结冰形成冰包。冰包很滑,有大有小,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成为“天然路障”。这些朴素的细节描写,不需太多渲染,就足够吸引人。

奇乾的冬天挑战着消防指战员的生存极限,夏天则考验着他们的打火水平,是他第一次参加打火。当时他心里挺害怕的。虽然老消防员不断给他们减压,但毕竟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大火……当能看到火场的光火时,高凯凯以为马上就能到火场了。但没想到从晚上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徒步行军十多个小时才真正到达火场……刚翻过几座山,他的腿就没劲了。最开始,老消防员在后面推他,在前面拉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他只能在林子里一步一步往前爬。”

后来,高凯凯成为奇乾中队的一名战斗骨干。没有生来就顶天立地的英雄,责任和使命,让众多像高凯凯一样的年轻人,承担起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

奇乾中队既有动人事迹,也有缤纷多彩的爱情。消防员唐敏的女友从成都跋山涉水来看他。3天后,女友乘车返回时,特意用矿泉水瓶装了一瓶洁白的雪。在海拉尔机场过安检时,雪花融化,变成了水,女友不得不将它留在机场。回到成都后,女友给唐敏发来消息:“虽然那瓶大兴安岭的雪花留在了海拉尔,却早已种在我心里。”

纪新建1996年入伍,当了12年兵,在部队曾经从事新闻报道和军史整理工作,有着浓郁的英雄情结。这次采写奇乾中队的故事,他用真挚的感情致敬奋战在一线的消防英雄。“整个采写过程,我一直试图走近他们,但我知道,他们的世界无比浩瀚,我撷取的只是情感、精神中的朵朵浪花。”

“护得山绿松柏青,英雄无名梦也甜。”《大兴安岭深处》一书里既有轰轰烈烈的灭火经历、训练场面,也有指战员的日常生活、情感故事,让烟火味道与英雄气韵交织。那首在奇乾传唱的冰与火之歌,就像奔腾不息的额尔古纳河,流淌在一代又一代消防指战员的心上,也仿佛在读者耳畔不断回响。

视觉阅读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继续坚持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游击作战。1939年10月,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进驻斋堂镇马栏村。抗日战争期间,冀热察挺进军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使平西、平北和冀东形成大块抗日根据地,对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敌伪控制的中心城市造成极大影响,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图文整理:晋蒙)



图①:冀热察挺进军驻地四合院。
图②: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借书·买书·读书

■张新文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想要腹中有书,必先手中有书;要想手中有书,离不开借书和买书。

记得我上小学时,从县城里来了一个支教的女老师。她的模样看上去十分文静,走起路来却风风火火。她带来了许多小人书,并倡导大家把各自拥有的小人书带到班级,集中起来,办起了小小图书馆,还让我来当管理员。我们沉浸在小人书的世界里,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逐渐懂得了借书的一些基本常识:要爱借书,要尽快读完以便于他人借书,要按时还书才能再借到书……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读书。无论求学还是工作,每到一座城市,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当时在县城图书馆,5元钱便可以办一张借书证。到了大城市,我依然保留着去图

书馆借书的习惯。付过押金后,看着红彤彤的借书证和精美的借书卡,我真是爱不释手。每一张借书凭证,都见证着我的思维足迹和求知历程。每当我触碰到它们,流走的岁月便泛起沉香,心头涌起满满的幸福感。

我最早买书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所在的小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时候书便宜,厚的书,也只需要3元钱左右。我把爸爸给的菜钱省下来,买小说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我读着很过瘾,觉得有趣。比如在《催眠术表演会上》“我”由无眠到睡去,到臂膀僵直,一切顺应着催眠师的安排。其中玄机,原来都是“钱”的作用。读着读着,我从一开始的会心一笑,到开怀大笑。笑的同时,我也看懂了人性的复杂,并从中领会到,要想完善自我,就得努力学习,提升自己内涵和品位,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小镇上的邮局,最初只卖报纸和杂志,后来渐渐卖起了小说。而且邮局比新华书店离学校更近,就在食堂旁边。那时的我们,吃完午饭就往邮局跑,把

逼仄的邮局挤得水泄不通。这些小说不仅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着我,其写作手法也令我折服,至今影响着我的写作,让我很是受益。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买书不用勒紧裤腰带了。除了去书店买书,还可以在网上下单,足不出户,更是方便。我有时参加征文比赛,获奖的时候,主办方会奖励购书券,能到指定的书店去买书。当我拿着购书券去书店的时候,营业员面带微笑地提醒我,书券也可以不买书,而是买书店里的其他商品,比如电饭煲、羽绒被……我说,还是买书吧。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扛着一摞书上楼,累得汗流浹背。一到家,我把书推倒在地板上,顺势躺下,一只胳膊搭在书上,满心的欢喜。

借书和买书,目的是读书。至于如何读书,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我喜欢夜读,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以昆虫的夜吟作为背景音乐,心会随着文字进入另一个奇妙的世界。窗外月色如水,洒在窗前的书桌上,与台灯昏黄的光晕交织着。翻开书页,或是跟随探险家的脚

步,探寻神秘未知的古老遗迹,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或是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体悟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或是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看到书中将士们非凡的指挥和果敢的决策,以及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读书有声声入耳的时候,也有润物细无声的时候。有时,读一本好书,那些精彩的语句、深刻的思想,如黄钟大吕,在耳边久久回响,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有时书的情感与智慧,又如潺潺溪流,悄无声息地润泽心田,在不经意间,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态度。

老舍说,一本书,“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书大多是作者心血的结晶。他们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知识积累倾注其中。而编者的用心打磨,则让这些文字以更美妙的姿态呈现。我曾在《太仓日报》从事校对工作,深知一本书问世的不易。因此,我常常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读书,才能对得起作者和编者,才会有汩汩不断的源头活水来……



第6399期